

FAMILY

by Xanthe

Chinese translation by Zodiac



"随便。Dinozzo探员。"

"Tony。", Tony露出灿烂的笑容。"叫我 Tony。这事情不太正式——当来的小——" 睡
我都接受在我脑海里进行搜索时更喜欢爬我的名字。

"Tony——如果 这能让你更舒服的话", Farley医生 给他一个亲切的笑容。

"它的 嗨我和崔的不过 ...", Tony朝他抛起一个得意的眼神。Tony注意到他
通过这动作测量了 Farley。他比他多 岁。他有稀疏的黑发，一张圆天
使脸。他个子不高，穿着像是舒适而不是风格。他穿着 作实的 有着 令人
特别 舒服的 浅蓝色 的开襟毛衫，毛衫 在纯黄色 的衬衫外 着他 唯一让人 感兴趣的特
征是那 双有活力 的、不同寻常 的深蓝色眼睛。

Tony打量房间，看到了涂着中性的墙壁、舒适的椅子，还有先进的电脑系统。“你这个地方不错，你确定你给海工作？你过的比我们还多了。McGee会妒忌的。”

“请坐，Tony。”

Tony按捺不住。“喔——感觉真不错。这是谁的一部分？让我们舒服的是在精神病生的办公室里还是在谁家，放松地躺在电视前的沙发上它是这么有效的么，Farley医生？顺便问一句，我怎么称呼你？你还是希望我叫你的名字——作为这套让大家都放松下来的程序的一部分？”

“什么让你觉得最舒服？”，Farley医生温和的眼睛盯着他。

“嗯，大多数人在被叫到名字的时候更轻松一点——弄那些根本不存在的亲切感。”，Tony耸耸肩。“噢——看我做什么？”他转移了话题。不过你已经知道了——你看我精神医生像做什么。我观察Gibbs的审讯很久了，足够知道所有的把戏。”，他前倾身体，很冰冷地笑道，“你要快点才能搞定我，Farley医生。”

另一个男人动来地盯着他。Tony咧嘴一笑。“嗨，听着，只是玩笑。顺便问下你名字是？”

“Simon。如果你想的话可以这么叫我。”

Tony大笑。“不，我只是想道谢。等你了解我之后，你会知道我多烦人。我喜欢你，Farley医生。”

Farley医生没做什么反应，这让人有点恼火。Tony喜欢他们的反应。

“这挺有意思。”，Tony继续道，“它暗示了我给咱们定的规矩，是吧？你是‘医生’，掌握着——我是‘Tony’——可能更尊重人的关系会让你舒服。或者我想让你认为我安全——还有点儿可爱。”

"你是怎么看你自己的？"

Tony大笑着 "当然——我很爱。", Farley医生没笑 Tony看出这是个难题。"你不信任我？",他问道。

"不——我觉得你不信任你自己。", Farley医生回答道, "我认为你觉得自己和无害、友善、慷慨。你觉得你非常危险。"

Tony的微笑变大了他陷进椅子里。"噢我就知道这会很有意思。",他说道,"如果我的胳膊该死地被吊起来,现在我该高兴地拍手。"

Farley医生若有所思地盯着他。"那么,谈谈你的宝贝,Tony。"

"你想做什么?", Tony耸肩接着为伤到肩膀的炸皱了眉头 "报告里有——他们把我的报告烧了,对吧?我是说不就是为它来的么 我被枪打中了,章程里规定我要在回去工作前来精神病院 这做合理估。"

"我看过报告了我更想听你讲事情经过。"

"我没什么创伤,如果你想问的话我已经记不清自己被 打晕、毒打或者 枪击过多少次了。哦,有一次还有人故意让我感染了鼠疫 那时候他们可没让我在回去工作前来看精神病医生。不过我猜规定章程的人可能没想过把鼠疫真 进去吧 那是中世纪的事了你也这么觉得吧?"

"我觉得这听起来很恐怖 我注意到那次你差点儿死了。", Farley医生低头看了眼记录。

"没有的事。", Tony挥了挥正常的哪只手 "Gibbs不会让我死的 很显然我有85%的机会撑不过去,不过 Gibbs告诉我得活下去 所以我还活着。"

"你总是按Gibbs探员说的做么？"

"是的，头儿。"

Farley医生扬起一边的眉毛。

"你挑起的眉毛是想说什么特别的么？只是每次Gibbs挑眉总是表示'给我闭嘴，Dinozzo'。提个话唠，你应该注意到了。"

"你不想回答我关于不管Gibbs探员说什么都会做这个问题有什么意义吗？"

"我回答过。"

"不，你又开了——不过你也说过你是个审讯老手，Tony。你知道的"，Farley医生坐在椅子上，双脚放在一起放在隆起的肚子上。

"Gibbs是的头儿，我遵守他的命令。"，Tony耸肩，"如果你见过Gibbs，就能明白了。"

"我见过Gibbs探员。"，Farley医生温和地对他说。

"哈，当然，Ari。"，Tony想起了六年前Gibbs肩上的那枪。可能Gibbs在回去上班前也做了心理评估。"况且，我可不能称曾经研究过Gibbs的脑袋为这真够吓人的。"

"我不能跟你讨论别的病人，Tony。"

"不过能跟我谈他对吧？"，Tony说道，声音比预期中的还要强硬，"你是个悔罪精神病医生，伙计，这次心理评估是管要求你写的任何报告都得交给我的头儿。对了，我刚叫你'伙计'是为了看低你，让你没面子，让你知道你吓不着我，嗨，大概我像我们俩想得那么喜欢从关系，嗯？"

Farley微笑着 "我们可以谈它 我从你的文件里了解到有次你抛开了个属于你的小组。"

Tony从他的牛仔裤上弹开了个线头 "这是原因的 很复杂的原因。"

"整整年 你都没升。那让你苦恼了么？"

Tony锐利地扫了一眼。"我喜欢的 工作 也喜欢呆的地方。"

"好吧。", Farley点点头

"我们谈我是怎么被打中的吧。", Tony坚定地说。

~~~

Tony匍匐在宽阔的横梁下。它们从仓库高处射下的阳光成了伪装，掩护了他他紧握手枪，向边缘挪动了几寸，窥视着面仓库的主要区域。

Gibbs、McGee还有Ziva坐那 离他只有几尺远——而且他们不是孤独的他们的嫌犯，Mark Collins那时让他们双手绑在背后地坐在弹药箱上。Tony看到Collins走进他的视野里，就在他下面他拿着把重机枪——毫无疑问，就Tony所挖掘的信息能看出男从幼儿园开始就对武器着迷了。

"你看 动作电影太多了，Collins。", Tony低声自言自语道，"把你自己当成蓝波了，对吧？"

他很惊讶自己对仓库的预感实现了他 没期望Collins——或是他非常强的武器——真的在这。从他们核实他的建议时叹气 和不耐烦的反映来看，组里的其他人也没想到这点他们最

后会来这只是因为没别的线索在 Gibbs开的车呆 了个 半小时，其中一半时间用来在没有路的地方跑野后 ，Tony在他们到目的地 的同时跳出了汽车，开始大吐特吐。

他们在去仓库查 的时候把他留在了原地让他 休息一下他们太草率 了么？那像 Gibbs，但他们径直 进了 Collins的老巢。Tony猜想着到底 谁更惊些 ——他小组还是Collins？

二十分钟过去了，Tony仍然脸色很差地坐在车旁 。当他们还 没回来时他 开始着急了他 爬了一段车 外的松垮的旧木 制楼梯，从上层进入里面 ——发现他的 整个小组 被他们正在 追踪的精神病当成了人 质。

~~~

"你吓着了么？"，Farley医生 问道。

"我妈的当然被吓了个 半死！"，Tony翻了个白 眼 "不过得 设身处地的 想想，伙计。肾上腺素 上升，你就忘了害怕这回事了。" "

"没人 听你对Collins藏身 地点的意见这件事你 生气吗？"

Tony摇头 "没有——那是 个猜测。"

"之前你可不 这么说的你说你对Collins的 背景 做些 研究。它听上去 更像 是个严肃 的侦察工作而不是 碰运气。而且你提议的时 候你的 组员反对 了——为什么？"

"这是我的风格我喜欢 骗他们。他们喜欢 反驳我『注 此 处用了shoot me down的双关 语，于是有了下面 的小对话 』。"

"有趣的用 词。"，Farley医生 他 受伤的胳膊 点头意 道。

"打个比方——只是说他们喜欢反对我"，Tony厉声道，"我很招人烦——我让他们生气。故意的"。"

"为什么？"

Tony皱眉头："我不知道。就这样。我喜欢开些愚蠢的玩笑。它能娱乐我。我们现在能回到枪上么？"

Farley耸肩："如果你想的话，Tony。"

~~~

Collins是个杀手。这是毫无疑问的。Ducky在他验房的冰柜里保存着的两名被害人，他们几乎被打成了碎片。Collins真的非常喜欢他的机枪。

Tony再次冒险从边缘窥视着Collins在和Gibbs说话——也许用咆哮这个词更确切。Gibbs平静地回答着，试图让Collins冷静下来，但Tony看出Collins正变得更躁不安。他没想过会这样被发现。他发现了这个错误，并迅速想着该怎么办——他得到的结论其实很明显。整个小组都知道Collins会怎么做——过去几天他们花了足够多的时间研究这家伙的想法。

Tony低头向下看，测算着他和Collins间的距离。他应该在这个距离里开枪，Gibbs总让他们在靶场练习，而Tony的成绩一向该死的好好吧，虽然他没在Gibbs那个要精确的小联盟里，不过那人曾经当过狙击手，他还能怎么样？

那一刻Gibbs刚好抬头，越过Collins的肩膀看到了他。他的表情全没暴露他的发现，但他直视着Tony的眼睛，并微微点头给了Tony开枪的命令。

Collins几乎就站在他的正下方，射界面没有障碍，该是Tony发挥的时候...

~~~

"你开 枪了么？"，Farley医生 问道 。

"那时候没有 没。"，Tony摇头

"我以为你 说了有好 机会？"

"提 说了。"

"而且Gibbs探员给你 开枪的暗示 "

"是的 "

"你总是服 从Gibbs探员的 命令 你 自己 也说过。 "

"我知道 。

"那你 为什么没开枪？"

Tony无助地盯着他 "我 不 知 道 。

~~~



Gibbs在和 Collins对话 试图 让他 停在他 地方,让 Tony能顺利轻松地射中他。Gibbs相信 他能做好他 相信 Tony能开枪拿下这个 混蛋 这种事 他们不是 已经 做过很多次了么?

Collins突然毫无预警地开了他 挥舞着机枪，指着他的 俘虏 们。Tony擦掉落在眼睛 里的汗水。他得 集中 精神他的 手在发抖——他能看到Gibbs在看他 显然是思考着他 为什么在犹豫。

~~~

"你已经杀过了。", Farley医生 说道，低头扫了眼他的 档案。

"是的", Tony点头 "不少。"

"你觉得怎么样?"

"这个 危险 的工作", Tony笑笑 Farley医生 直 看着他 "听着我不 喜欢啊， 没人——呃，可能 Ziva会喜欢不过 大多数的正常人都不喜欢。但你这么干是因为那些人渣 通常只给你 死我活的选择。我喜欢，但我搞的定。"

"你担心自己 会射偏 么? 听起来 给你 加了挺多压力。你 把自己 和Gibbs探员 作 比较，认为自己 是不 合格的。"

"嗨——我不 符合 Gibbs的要求 但也没 谁符合。Gibbs的超级技术 能让他 从随便哪个地方的哪个 距离 打中任何 目标。看在上帝的份上有次他甚至 从地上射中了架正在 飞的直升机！他他妈的是个传奇。『注：请原谅我这儿 想到了wow里的'一把枪一条狗 我就是传奇'。』"

"你擅长什么，Tony?", Farley医生笑着 问道。

"让发火？", Tony微笑着 回答道 。

"你这么想的？我觉得应该和人 保持距离 。", Farley医生 回答道 ， "惹恼别人只是方法之一。"

Tony冷漠地翘着二郎腿 坐在椅子上。"哈，既然你有 答案了那 怎么不 告诉我 为什么我没扣下扳机？"

"我不知道 。", Farley医生 耸肩 ，"只有你知道 。我 这儿 只是了 帮你找出答案 。然后发生了什么？ "

~~~

Tony抓紧抢开始瞄准 。如果 他再等 几秒钟Collins就该把他的 小组 炸成碎片 了而 Ducky那 会再添具体 ，他 们的尸体会像 Collins的其他被 害人 一样支离破碎。

Tony感觉得到Gibbs在盯着他他的 视线戳刺 着他示意 开枪——命 他 枪。Tony把枪握得更紧，希望 他能 停止颤抖 他 耽误的太 久了他的 小组 没 剩多少时间了他 现在必须 这么做

他举起手迅速 开了 一 枪。

身偏 了

一切变得一团糟 。Collins转身 朝他的 方向倾泻子 弹雨。Tony躲在一 堆坚硬的木箱后 ，听着它们 在 一轮机枪扫射后 发出的碎裂声。他 重重 落在原地 翻身看到 Gibbs正在 下面的 仓库 里移动着 Gibbs的手自由了 Tony看到Gibbs插在Collins后背上的 刀露出 一抹银色。

"第条 规则大显神威！", Tony傻笑到。很显然在和 Collins对话时， Gibbs就用 藏好的 刀割断了绳子。

一切变成了慢动作——刀捅进去时Collins露出的 惊讶表情几乎可以用滑稽来形容。Collins咕嘟着想说些什么，而 血 从他的 嘴里流了出来，顺着他的 脸淌着他 向前挪了一步，又一步，然后踉跄 在地上。Tony出神地看着死 后慢慢地 优雅地踉跄 在地上。

~~~

"什么？"， Farley医生 问道。

"这挺好的"， Tony耸肩。

"为什么好笑？"

"我不知道。就是 挺好的你知道，就算离那么近，那么 容易，我还是射偏了而 Gibbs来了个大逆转，尽管他手 曾经被 绑在背后。Gibbs不只是个神枪手，伙计！也许我们中 有的人在讨论他的超能力时漏了这。"

"你对Gibbs探员有 崇拜"， Farley医生 评论道。

"没错"， Tony点头 没必要否认这点 每个人都 知道。

"那么 让你 同时承认你也恨他想必非常难吧。"

Tony眨眼 "我为什么要恨Gibbs？"，他 茫然地问。

"你本来有机会有自己的组，但你推了。档案里说你考虑到从墨哥回来的Gibbs探员脑部损伤——你认为他的记忆还没完全恢复。你担心他——还有自己的组。Gibbs离职期间你做了四个月的小组负责人，根据Shepard主管的解释你干的很不错。然后Gibbs回来了，他被降回了副手——据档案所说，以一种很随便的方式。"

"那是Gibbs。"，Tony耸肩，"他不在乎细节。我没觉得被冒犯了。见鬼的我很高兴他回来了。我想念他。我们都是。"

"你认为他尊重你的工作么？"，Farley医生专注地盯着他问道，"你觉得自己在工作组的工作有价值么，Tony？那个你只领导过几个月的小组？"

"当然。我的意思是，我们总是斗嘴，但那没别的意思。Abby总是说我们就像一家人。"，他露出了一个嘲讽的笑容。"一个真正的甜八糟的家庭。不管我们怎么互相作弄，我们总会在外勤时保护彼此。"

"你真的确定那个？"，Farley医生的眼睛里面闪着好奇的光芒。

Tony翻了白眼。这傻瓜显然没出过外勤——见鬼了他可能这辈子会呆在办公室里。"无意冒犯，伙计，不过你根本不明白什么是外勤——你得信任和在一起的保护你的组员，不然就是死亡。"

~~~

时间再次加速了。Tony朦胧地意识到Gibbs在检查Collins以确保他真的死了，接着用小刀解开了Ziva和McGee的绳子。Tony闭上眼睛。这功夫他们已经不需要他了。不过他迄今为止也没派上什么用场。尽管他很没用但Gibbs扭转了乾坤。

"Dinozzo？Dinozzo！"，他耳朵里传来了Gibbs的声音。他挣扎着睁开眼睛。"上帝啊，Dinozzo——好了，坚持住。Tony——坚持住。"

强烈的愿望迫使他睁开了眼睛。Gibbs蹲在他身边，双手沾满鲜血。他用力地按着Tony的肩膀。

"疼，头。"，Tony低声说道。

"是啊。他打中你了。你的肩膀受伤了。"

Tony再次闭上眼睛。他太清楚过了多久。他能听到Gibbs咆哮地命令着。还有Ziva朝着她的手术大喊着要医护支援。

"该派架'直升机'来"，Tony低声说道，再次颤抖着睁开眼睛。"我可不想再坐哪个有轮子的交通工具了。"，他带着微笑解释道。

Gibbs透过迷惑的蓝眼睛，锐利地盯着他。Tony不想看到他眼中的疑问。或许他只是不想让Gibbs看到她自己的答案。他再次闭上眼睛，直到他被安全地交到了医护人员手里。通向了去医院的路，才睁开眼睛。

~~~

"你组里有人陪你去医院了吗？"，Farley医生问道。

"没。"，Tony摇摇头。"哦，等等——别太深究这个！我的伤不致命，而且他们还有一个犯罪现场得处理。仓库里有具尸体和足够发动小型战争的军火。不管怎么说我不需要他们哪个来陪我这个成人了，Farley医生——我不需要谁陪。"

Farley点头。谈话有个小小的暂停。Farley低头看了眼文件，接着再次抬头看向Tony。"你把你小组比作个'乱七八糟的家庭'。你觉得是家里的哪个角色，Tony？"

"噢 这容易了！"，Tony咧嘴笑 "我是招人烦的大儿子你知道，开着车、在外面勾搭女，还总是惹恼其他孩子那个我制造麻烦而老爸则时时把我敲打回原位，不过大家都知道我总是替他们着想，即使是我总和他们斗嘴。"

Farley医生看上去渐渐被Tony的描绘吸引了。"老爸？"，他问道。Tony大笑起来

"就算你猜到那是Gibbs也没奖励他是严肃的父亲——他话不多，他规定纪律给我们他严厉的爱，他该死地擅长他的工作而且也让我们这么做，他能激发我们的全部潜力，我们都想讨好他——尤其是因为他生气了之后会变成个彻头彻尾的混蛋。"

"那，Ziva David呢？她是啥角色？"

Tony露出了一个扭曲的冷笑 "她是吓人的二姐。那种会在后院里拔掉虫子翅膀的人。她很火辣，但危险和她一个战线是种幸运——被她用枪瞄准就是惨剧了。"

"嗯，那么Timothy McGee呢？"

"怪胎小弟。他偶尔会知道点特别的东西，他那样的男孩儿总是说个没完没了。就是什么'MIT'啦，'John Hopkins'啦之类的我得教他怎么更坚强点好让他不至于在这样的世界里活下去，事实上...最近他长大多了他可能不再需要我踢他的屁股了。"

"Abigail Sciuto呢？"

Tony温柔地笑。"她是我们的妹妹。大家都爱Abby。她是个再好不过的姑娘，而且她总是所有里最聪明的那个——不过还是会知道的，她是那种挂满了皮饰和锁链的哥特打扮的孩子。"

"那，Mallard医生呢？"

"Ducky他大概算是爷爷？", Tony尝试着说,"或者是老妈？不过千万别告诉他这么说了！他我们操心——不过别被那些时不时出个昏脑胀的彬彬有礼的外表给骗了——如果谁做得过火了会踢他的屁股。他是唯一能教训 Gibbs的人。"

他吃地笑起来。这可真有意思——至少他让Farley从谈话里分心了。

"那有个精病劫持了的组员。"Farley医生道,"而且他们不只是的组员,还是的家人'。你的父亲你的小弟,还有你的妹妹。那个混蛋拿着把机关枪,你知道那个杀人凶手,因为他已经杀了两个了他就站在那,就在你面前。本来能轻松击毙他——但你犹豫了。为什么,Tony?"

~~~

Tony回到自己的公寓。"嗨宝贝,我回来了!",他大声道。

Jeff从卧室里匆匆地出来,他的额头不安地皱了起来。"你去哪儿了?你昨晚回来让我担心死了。",他看到Tony起来的胳膊的下一刻冲到他身边。"哦,该死的Tony——你见鬼地究竟怎么了?",他的手摸索着绷带,"你还好么?你疼么?"

Tony朝他疲惫地笑一笑,躺在沙发上。"没事儿Jeff。别发火儿我被打中了我整晚都呆在医院里,大多数时间他们都在给我包扎和检查,不过没事我很好。"

"你被打中了,而你还没觉得这没什么?",Jeff坐在他对面再次不安地看着他。"Tony,我不知道要出什么事我该怎么办..."

"我什么事都没有",Tony耸肩,然后做了个痛苦的鬼脸。"哦,这还真有点疼。",他伸手从口袋里找出医院给的止疼药。"这是好东西。",他大笑对Jeff道,"比你能在柜台买到的好用多了我想我找到合适的东西配它了。"

他走到小酒吧那 拿了瓶伏加 ， 然后 带着它回到了茶几旁 。

"哦， Tony， 我不 确定。你 真想用酒把这些止疼药吃下去么？ "， Jeff问道 。 Tony大声笑着

"拜托 了 Jeff——见鬼的什么时候我们俩做 过我 们应该做的， 嗯？"， 他 走回小酒吧拿了两个杯子， 然后 来重新 坐在 沙发上。他该 死的累。"来一杯？"， 他 举起伏加 。 Jeff朝他 心照不宣地笑了 而Tony再次 大笑起来 "就知道 你会 同意。嗨——想看电影么？ "

"Tony Curtis演的？ "， Jeff热切地 问道 。 Tony叹了口气。

"好吧， 如果 必须的话 哪部？ "

"海盗(The Vikings)！"， Jeff兴奋地 说道 ， "我喜欢Kirk Douglas的眼睛被 Tony Curtis的猎枪 射出来的那段。"

"没错 是的风格 "， Tony哼了一声。"来 "， 他 倒了两杯伏加 ， 就着 一大口吞 下了止疼片， 接着 喝了杯里的酒， "真他妈棒 这几天的 真是烧透了。 "

他把碟片 放进DVD， 接着坐 回沙发上开始欣赏 。 每次 有受伤 或被 杀时Jeff都会 发出快乐的声音 。

"牛逼 的混蛋 。"， Tony翻了个白眼 说道 。

"是啊——不过不是 知道 么， Tony。"， Jeff朝他 咧嘴 笑着接着他 绷直了身体 ， 又焦躁 地皱起了眉头 "嗨——那个打中你的 家伙——你把他杀了X吧 ， Tony？ "

"不 Jeff， 我 没杀他 "， Tony叹了口气。

"你确定？"， Jeff怀疑地问道 。



"非常确定。我连他开了一枪，不过射偏了。"

"真的？"，Jeff看来很惊讶，"不过你可是枪法一流啊，Tony。"

Tony耸肩。"可能我整天都在倒霉。Gibbs只能在他背后刺一刀。"

Jeff的眼睛在黑暗的房间里闪着光。"Gibbs用了把刀？"

"别说了，Jeff。"，Tony警告道。

"我只是问问。"

"不——你想和往常一样从我这钓出那些血淋淋的细节。现在闭嘴，好看电影。"

他靠回去，小口喝着酒。止疼片和酒精的混合物让他觉得服还有头晕。这时传来了阵敲门声，Jeff惊讶地跳起来。

"谁来了？你在等谁，Tony？我这是该离开？"

Tony朝室友的方向点头示意。"藏好。Jeff。我去看看是谁。"

~~~

"Jeff是谁？"，Farley医生问道。在他再次检查Tony的档案时皱眉头。

Tony犹豫了一下。"Jeff是我的室友。"，最后他说道。

"我不知道有个室友。"

"啊哈。我在船上当探员时，就把公寓租出去了。Jeff人不错——认识他好几年了我离开的时候他搬进去了——我这次回来的挺突然的，所以也没忍心把他赶出去。"

"那么Jeff只是个朋友。"，Farley医生做了中立的评论。Tony发出了快乐的笑声，在空中敲打着手指。

"啊——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在想你不该问那么我就不用说了！"注：此处的'don't have to tell'是指在军队里的同性恋，详情可自行百度小受。』"

"Tony，你会审讯军事犯罪，但你是军人，你是各普通市民，所以如果Jeff是你的男朋友，那完全可以跟我承认。"，Farley医生对他说道。

Tony摇头，仍旧憋笑着。"Jeff不是我男朋友，伙计。他是个朋友——一个好朋友。我所有的最好的朋友。可以和他呆在一起时做真正的自己，明白么？那种喜欢你本人的朋友——不会评判你的朋友。"

"好吧。"，Farley医生缓了点。"我们说到哪了，Tony？我以为你要告诉我在朝Collins开枪之前犹豫的原因。"

"耐心点，伙计！我在说着呢。"

~~~

Tony艰难地站起来，摇晃着走到门边打开它。门外站的是Gibbs。

"哦——嗨——他们把我从医院放出来了。", Tony傻乎乎地说道。

"我知道。刚从那里回来。本来打算载你回家,不过他们说你早些时候已离开了。"

"没错——我受不了那里。就打车回来了。", Tony站在那,重重地靠在门上。

"你确定吗, Dinozzo?", Gibbs瞪着他。"我还以为你在躲着我。"

"我为什么要那么干, 这儿?", Tony茫然地盯着他。

"以防万一,我问你个不想回答的问题。", Gibbs越过他的肩膀看着屋里。"你要让我进去,还是我们得在走廊里谈话?",他问道。

Tony叹了口气,把门打开让Gibbs进来。Gibbs看了眼茶几上空空的咖啡瓶,绷紧了下巴。Tony立刻被Gibbs脖子上愤怒地跳动的血管给吸引了。

"这是你今晚喝的, Dinozzo?"

"我没事儿", Tony摇摇头。"还有个伴。",他点头示意茶几上的两个杯子。

"在我看来,你妈地喝的不少。", Gibbs靠过来怀疑地闻着他。

"我承认。肩膀有点疼。酒能让疼痛迟钝。", Tony说道,摇晃着走向沙发倒在上面。

Gibbs叹了口气,坐在他对面,Jeff刚腾出来的扶手椅上。

"别以我 没注意到，Tony。"，Gibbs平静 地说。

"注意他， 头儿？"，Tony无辜地问道。

"你在该死地酗酒，Tony！去年我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以为你 还没摆脱 Jenny的死 以为你能脱身 能扛过来。"

Tony严肃 地盯着他

"但今年这事更 严重了。自从我把Ziva从非洲弄回来你开始一团糟。你为个 傻子么，Dinozzo？你 以为我不知道 你表现得个 白痴，还在犯罪现场丢了东西是因为你 喝多了？现在的 判断力已经 毁了你在 惹火每个伙。"

"我一直都在 惹火 每个伙，头儿。"

"是啊，但你还曾经该死地擅长你的 工作——这为 什么我还让你 留在组里。现在你 只能勉强在没人监视的情 况下在 办公 大厅里来回走动。更 别提用枪了！我不能再放你一 马了，Tony。"

"你还放 过我一 马？"，Tony眨 眨眼 "抱歉——肯定是我 忘了这事了，头儿。"

"Tony——我几 个月前就 该把你揪到电 梯里，告诉你打 起精神 了。没想到事会 到这地步。"

"你什么意思？"，Tony感到他的 身体僵直了。

"我要 问你个 诚实的问题，也希望 你能 老实回答。"，Gibbs严厉 地对他说。

"当然。是 的 吧。"，Tony伸手去 拿 几上装 特加 的酒杯，Jeff的杯里还剩一半。"喔！"，在被 紧紧 抓住手腕后他抱怨 道。

"你喝得够多了。", Gibbs厉声道。Tony做了个鬼脸,让 Gibbs拿走他手里的酒杯,放在茶几上。

"你是对的。今晚我喝得够多了。",他含糊地说,眨着眼,"你是说要问我个问题吗?"

"没错。", Gibbs的蓝眼睛突然贴近了他,它正在他面前打量他。『注:翻译不太准,请见原文。』。"昨天在那个仓库里的时候你喝醉了么,Tony?那是我们一到那里就开始吐的原因吗?那你犹豫着没朝Collins开枪的原因吗?因为你不能瞄准他,因为你喝醉了根本看不清?"

"要是在上班的时候喝酒了你肯定闻得出来,头。", Tony严肃地说。

"你最近的香水可够难闻的,Tony。"

"哦。好吧。你说得对。", Tony做了个鬼脸。

"你搞砸了那枪是因为你喝醉了么,Tony?", Gibbs平静地问道,"事情是这样吗?"

Tony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是的",最后他说道。"我喝多了。我的手在抖。以为会射偏——实际上我是射偏了。"抱歉,头。",他低下头盯着茶几。

Gibbs站起来他拿走了俱部和酒杯,Tony听出他走进了厨房。Gibbs回来时拿着个垃圾袋他走到Tony的小酒吧旁把它清了个干净。

"找人帮你,Dinozzo。",他命令道,"除非我认为我在出外勤时百分之百地信任你不然你不能回组里你这样对自己和小组都是个威胁。你昨天被打中是因为你不适合出勤——我们都可能被你害死。"

Tony抬头看着他,"知道了",他缓点,"我知道,头,我知道。"

"你出了问题。解决它。", Gibbs最后瞪了他一眼 然后 转身 带着Tony的酒离开

~~~

Farley医生 若有所思地 看着他 "你是个酒鬼 吗, Tony? 你 想 告诉我 这个 吗?"

"嗨——又不是我的 错!", Tony抗议道。"这是 遗传的我 爸 是个 酒鬼 我 爷 也是 这是 家族式的 就像是 绿眼睛 和对待女士的方式 ", 他精神医生 眨眨眼 "我就 知道 它总有一天 得找上我 我的 压力太大了——你知道 有酗酒问题 的警察的百分比 吗? 非常高。"

"你为什么不想Gibbs知道 Jeff的事?", Farley问道。

Tony叹了口气。"公寓 里只有一间卧室——Jeff睡在沙发上, 但我怕Gibbs也得 跟你一样 结论。 我 不想让Gibbs认为我是个 同性恋 他 已经 认为我 一团糟 了——我可不想我 非常 男人 的 前 陆战队上司认为我是 别的队的 『注:此处的'play for the other team'意为同性恋。』"

"Gibbs怎么想的对你来说 很重要, 对吗?", Farley沉思着说。

"呃, 就像我 说过的他是 老爸。", Tony耸肩。

"不他是 "

Tony惊讶地抬起头 Farley再次 挑起 一边的眉毛。

"我们没什么时间了, 不过 我想明天 我们能谈 你父亲 Tony。你 真正 的父亲 "

~~~

"嗨 Tony——事情怎么样？", Jeff在他回家后问道。

"糟透了", Tony做了个鬼脸。他径直走向冰箱, 拿出瓶酒。"你怎么坐在厨房里?"

"我喜欢呆在这", Jeff对他笑笑。"你的刀得磨磨了。"他朝厨房的抽屉点示意。

"我遵循你的建议。"

"为什么糟透了?"

"嗯?", Tony喝了一大口啤酒。他该死地庆幸Gibbs没像清理他的酒吧一样清理他的冰箱。

"和精神医生的谈话吗? 发生什么了?", Jeff问道。Tony耸肩。

"他很敏锐。他找出了那些我不想告诉他事。"

"但没有...?"

"没有", Tony摇摇头。

"很好", Jeff满意地点头。"我见过不少精神医生, Tony。他们都不怎么友好。你不能信任他们。"

"~~就来~~ 说 我 想得出他们有足够 的材料 开个研 讨 会。 ", Tony对他咧嘴笑 Jeff回了他 一个鬼脸。

"友善点 Tony。~~你~~ 什么时候和 家伙再见面?"

"明天。", Tony夸张打个 寒战。"~~他要~~ 跟我谈 我父亲 ",在 看到Jeff失去血色 的脸 他 立刻 自责起来 。"嗨——~~没事~~ 儿 ", Tony急忙说, "~~没事~~ 。和 不一样 我 们家 是另一种一团糟。"

"我知道 。你 跟我说过我 只是...~~我不~~ 希望 你受那个罪, Tony。那 很难受 "

"~~会~~ 薄 儿的 谢 你的 关心。", Tony体贴地弄乱Jeff的 发。

"哦 有人 继续打 电话。 ", Jeff指着答录机。Tony整人 亮 起来

"真的是 谁?"

"不知道 。我 没听。", Jeff耸肩 。Tony拍了他的 后脑勺, Jeff对他笑笑 Tony走到 答录机旁按下播放键。

"嗨 老兄! 我是 Ryan。听着我几 年没 听过的 消息了我 猜你可能有 很多事要处理? 给我打 回来。"

"那是 谁, Tony?"

"他? 哦, 兄弟会的 老版 。", Tony阴 沉 地盯着答录机。

"有 问题 ?", Jeff问道 。Tony摆出一副开朗的笑容 并摇 头。



"事儿 "

"你好！现在是在 跟你讲话 Tony。", Jeff对他说道，翻了个白眼。

"哦, 好吧。好吧。", Tony喝了一大口啤酒, "我只是以为是 哪个同事打电话来, 就这样。也许是Tim。我 整整一周都没上班。只是...你知道。不过他们可能挺忙的 就像往常一样期望着Gibbs让他们拼命工作。"

"或者他们只是根本不在乎。", Jeff说道。Tony严厉地看着他。"说说而已。", Jeff耸肩, "为什么单单提到Tim?"

"只是...有一次他遇到了麻烦, 他射中了个警察, 差点丢了工作...我去了他家。试图好好交谈。告诉他我第一次打中某件事——我尿了一裤子。"

"你可跟 我说过这个。", Jeff不高兴地说。

"呃, 你是不 喜欢听我说我打中谁的事么。", Tony指出来

"这倒是真的。" Jeff叹了口气。"那么, 那次你去Tim那儿什么事了?"

"没什么。我想把他带到俱乐部去, 让他别那么消沉, 不过他没那打算, 所以我那呆了好大半夜, 只是聊天 吃他的冰欺凌。", Tony咧嘴笑笑

"而你认为他在你遇到麻烦后一样对你?", Jeff问道。

"是啊。", Tony又喝了一大口啤酒, "不过不重要了。"

"可能 Gibbs没跟 他们说..."，Jeff朝啤酒瓶 点点头 "你知道，喝酒 的事。"

"你是 对的他 可能没说。"，Tony耸肩 ，"不过他 们肯定都知道 我地 妈地被打中了！"

"呃，我 还在这。"，Jeff温柔地说。

"是啊。"，Tony叹了口气，"你是 我 交过的 最好的 朋友，Jeff！"Jeff的脸上突然露出了个 悲哀 的快乐微笑 Tony又拍 了他的 后脑勺一巴掌。"来吧，咱们去看Tony Curtis的'热情如火(Some Like It Hot)'。"

~~~

Tony睡了个好觉，轻松多 了他 需要它——在今天 和Farley的会 面 他表现 那 家伙很敏锐——比他想的要 敏锐。昨天他穿 了 牛仔 裤，不过 今天他穿 西装。虽然他受 伤的肩膀 让 领带 费了不 少事不穿 上西装后 他感觉 更好 ——更警惕，更有 条理。

在他 穿过客厅走向 门口 时，Jeff还在沙发上打着 瞌睡。Jeff半坐起来 头发 乱糟糟 地立着

"祝你好 运！别让个 混蛋钻到你这里， Tony！"

Tony咧嘴 笑 "嗨——你正在跟伟大的Tony Dinozzo说话 没人能 钻到我这里， Jeff。"

"我也不行？"，Jeff摸出他的眼睛 半梦半醒地把它架在鼻子上 。

"呃，你不 一样。"，Tony耸肩 ，"一会儿 见，Jeff。我在这 时候好好 呆着 噢——别碰厨房 里的 刀！"

"喔 真扫兴。", Jeff做了个鬼脸, Tony大笑起来 拿好钥匙 离开了公寓。

Farley医生看着像 昨天一样自信满满。旧的灰色棉衫 贴着他的大肚子好 扣着

"有没有人跟你说你 对衣服的 品位很差劲, 伙计?", Tony坐在精神病医生 对面后问道。

Farley医生微笑着 若有所指地盯着Tony的西装。"我看出你 今天 盛装打扮了 Tony。"

"那是——你该我 哪天带你去购次物。帮你买点高档衣服你 看着就像好 几年都没过新衣服了我 知道 所有的好地方 好吧 我们可能一家 家店来——你的 身材不怎么样 事实上, 你根本 谈不上有身材。", 他也若有所指地盯着Farley的肚子, "也许找件适合你的 衣服不太容易, 不过如果你戴那个 肚子也许不这么明显。"

"这些衣服我 觉得服 Tony。", Farley回答道。"还有我 现在的 样子。", 他快活地拍拍自己的肚子。"我很胖。", 他发出了些笑声, "我不需要穿得像它不是 那样 我很满意自己的样子你 呢?"

Tony靠着的 扶手椅。"完全 满意。"

"很好", Farley轻轻点头。"那很好 Tony。那么 昨天 我们谈了家庭 我 提议过也许你能 谈谈 你的 父亲。"

"没问题。", Tony耸肩, "我们直接跳到情节 环节吧 我打 赌你绝对喜欢听这。 爸爸和我 从来没亲近过他和我 妈妈 都嗜酒成性。就像我 昨天说的我 爸是个 酒鬼。每天下班回家后 我帮他 倒好酒, 跟他报告 我天 做的事那是我 们唯一的他 清醒的时候的谈话 然后他会和我 妈妈 一起喝到半夜。"

"有 兄弟姐妹 么?", Farley问道。

"没有——不过你知道吧 你我的 档案。"

"你的 父母有钱么？"

"是的——我爷爷 好几年前 始经营 运业。等我爸 和他 兄弟继承的时 候，公司已经大 了
我 们家 的钱够多了。"

"你和你 妈 亲近么？"

"不怎么亲"，Tony再次 耸肩，"她 算是个社会名流。站在潮流 前面。她喜欢外出、炫耀，
变得引人注目。大家总说我很像她。"他自嘲地笑笑

"我从你档案 里看到她在十二岁时 候去世 了那一定很难 过吧。"，Farley的眼睛 充满
了同情

"是挺难过的不过我 们感情没那么好不 管怎么说那时 候我在 寄宿校——有段时间没
见过她了。那很...我知道 这听起来 不好，因为她是我 妈，但她不在我的 日常生 活里
所以那 真的没怎么影响我"

"所以你 爸妈都亲 近？而且你还是独生子"，Farley沉思着说，"听着很寝 ， Tony。"

Tony面无表情 地盯着他 "没什么，我不 少电视 而 且我们有很好的 佣人。管家 园——
——我他 们出去过很多次。"

"他们都有 孩子么？有和你一 起玩的么？"

"没有 这见鬼的有 什么重要的吗？"

Farley医生看着她 语调吓着。"呃，所有的 孩子都需要玩伴。一些独生子如果 没有的 话
会自己 造个出来。"

Tony大声笑起来。"你是想问我有没有过幻想的朋友么，伙计？"

"你有吗？"

Tony下巴绷紧了。"没有。听着，这见鬼的和我被打中有什么关系？"

Farley不动声色地透过深色眼睛盯着他，好像他知道什么Tony不知道的重大秘密似的。这让Tony非常焦躁。

"你是个孤独的孩子，缺少强有力的家庭动力。这能解释为什么你会在工作上寻找家庭归属感。给自己那些你童年里没得到的安全感和无条件的爱。你把你们小孩按家庭成员划分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在家庭里继续扮演不同的角色。"

"嗯...好吧。"，Tony做了个鬼脸，"看吧，就是这种东西给精神病医生提供了罪名。接着该说我要杀我爸爸，娶我妈妈。"

"嗯。"，Farley吃笑几声，就像听到了什么只有他能懂的笑话。

"怎么了？"，Tony恼地问道。

"呃，我只是想到在你创造的小家族联系里，你把Gibbs探员划为了父亲，而你对他也有点说不出的愤怒。还有那在仓库里你差点害死他，所以..."

"太荒唐了！"，Tony抗议道，"我没生Gibbs的气。为什么你要鬼地认为我生Gibbs的气？"

"我不知道。你能告诉我吗？"，Farley让人生气地问道。

"听好，我没真的把Gibbs当成父亲。他只比我大十二岁。除非他真的非常早熟，不然他绝对不够年纪当我爸。昨天我只把这堆蠢到爆的家族关系塞给你。别去问我。不想说的事。"

"什么事？"

"你知道，酗酒的事。"，Tony做了个鬼脸，"那是么容易承认的事儿，伙计。"

"但你已经跟Gibbs承认过。为什么跟我讲这么难？"

"因为这个精神病医生！这容易。没有哪个容易的！"，Tony抗议道，"还有我跟Gibbs承认的时候已经喝醉了。现在可没有。"

"你在仓库里没射中Collins的哪天也没喝酒。"，Farley平静地说。

"什么？"，Tony猛地抬起头。

"进医院后他们给你抽了血——标准医疗程序。我看过的医疗档案——那天你的血液检测里没有酒精。你没在执勤时喝酒，Tony。那是个谎话。你对Gibbs撒谎了。你也对我撒谎了。问题是——为什么？"

Tony目瞪口呆地盯着他，接着爆发出一阵大笑。"我低估你了，Farley医生。"

"我猜通常是反过来的。大家低估了你，Tony。"，Farley轻轻微笑着回答道。

"我尽全力让他们认为我是个白痴，是的"，Tony承认道，"它奏效了。我用这方法抓住过不少坏蛋。我喜欢被人低估。跟其他人用这招的时候多数都会奏效。是我的错。不过你够厉害的，伙计。真不赖。我可是印象深刻。"

"嗯 我们的话题又跑远了， Tony。 "

"所谓的话题是？"， Tony扬起一边的眉毛，感觉他的胃拧紧了。

"为什么你更希望你的上司和心理医生认为你是个酒鬼 而实际上你根本不是？你藏在谎言后面的真相是什么， Tony？"

~~~

"出什么事了？"， Jeff在他进门的一刻问道，"肯定出事了。"。

"不算不好 只是..."， Tony疲倦地坐在沙发上。Jeff坐在他身边，看起来吓坏了。"他发现了我的话的一些我没想要说的东西。你知道 我以为他会相信那些酗酒的事儿——我以为神经医生喜欢那些东西，但他是。"

"他问你父亲事了吗？"， Jeff不安地问道。

"问了一一不过他对那个也不感兴趣。我还以为我们能靠那个安全过关。"， Tony露出一个扭曲的笑容，"我以为会继续讨论我的酒鬼爸爸 我死去的妈妈，但他似乎对现在的事更感兴趣。"

他站起来走进厨房，拿了瓶酒。当他回到客厅时Jeff还坐在沙发上。Tony无视他打开了电视。

"别把我排除在外， Tony。"， Jeff柔声说道。

"我没有我 只是...Farley真的让我想了不少。"

"你跟我保证过让他 控制你的思想。", Jeff责备道。

"我知道...但是 也许他有点道理。", Tony漫无目的地换着电 视 频道,想找点东西看,"也许...也许我该 停止耍他, Jeff。也许他真能给我 什么答案。"

"你不 想要答案。", Jeff指出来 "这几年你是一 直在跟我说这个 吗?"

Tony停下来 长久地盯着空气,思考着

"我不 想要答案, Jeff, 但几天前我 没办法扣下扳机,别人有 可能会 因此而没命。见鬼了我 差点害死 我自己。",他 能感觉到 肩膀上跳动的钝痛。他在 见Farley前故意没吃 疼药——他得 时刻保持清醒。尽管如此,医 生还 是远远 超过他。 Tony转向Jeff。"那改变了切 Jeff。",他 平静 地说。"只要我 还逃避 那些答案 我 就是危险 的 对我自己 和我 身边的人都是该 死的 " ,他小 声咒骂道。

"什么?"

Tony露出感 兴趣 的笑容。 "只是我 们第一次见 面时 Farley跟我 说的一些事,那时 候我还没明白他见鬼是 什么意思——不过现在明白了他在我 们见面后几 分钟内就 说了一一该死的他 还真 不赖。"

"猜得 准吧。", Jeff鄙夷地说。

"不 ", Tony摇头 "听着他 说的时 候,我 只认为那是 些经常能从精神病 生 那听到的狗屁职业用 语 ——不过是对的我 确认为我 是 危险的我是 危险的 "

"我一直都知 道这。 ", Jeff紧接着 说。

Tony对他咧嘴笑 "是啊——真对不起了, 老兄。"



"别去那儿， Tony。"， Jeff哀求地说，"求你， Tony， 别再去见 Farley医生。我 对你会 遇到的事儿 真的很 糟的预感。"

Tony摇头 "抱歉， Jeff。我想这是 必须 做的我会 再要那家伙了——我想他也许真的能 帮我 "

Tony伸手 不在 焉地摸着也 抽痛的肩膀 。

"是时候面对事实了。 "

第二天， Tony穿了条灰色运动裤，还有他的 旧俄州 运动衫，一 双旧运 动鞋。当Tony穿过客厅走向 门口 时Jeff正在装睡。

"我知道 你醒着 "， Tony拿好钥匙 对他说道 。

"走开 "， Jeff缩进被窝里。

"好吧， 一会儿 见，老兄。"， Tony耸肩 回答道。

Farley又穿 上那 件难看的绿色T恤衫 。

"知道 么 这真的很不随 合你 "， Tony对他说道 。

"我知道，不 过我喜 欢 它我 奶奶 给我 织的 "

"真的？ 她恨你吧？"

Farley大笑几声。"我不这么认为。她只是不知道为什么特别喜欢这种潮绿。我本该问问她的。不过她已经去世好几年了。"

"那、家庭对你也很重要了，嗯？"，Tony柔声问道。

"某种程度上，家庭对大多数人来说都很重要，Tony。"，他敏锐地看着Tony，"我能改变看法，Tony？"

"是的"，Tony坐下发出了声疲惫的叹息。"Jeff不希望我"，他道。

"是啊。我得不想你来"，Farley医生把手放在隆起的肚上。

"你知道他是谁对吧？"

"我有一个好主意。你想谈他么？"

"不太想。他不重要该死，如果他听到了肯定会恨这的。听着我能搞定Jeff，他是问题。"

"好吧。"，Farley医生耐心地点头。"出什么问题了，Tony？他在腐蚀你？肯定有些东西。"

"刚到NCIS时我为自己终于找到了归属。"，Tony平静地道，"我这辈子一直在找这地方。但从没找到过那些寄宿校的生活很快活，大学也很好，还有那些警察局也不错，不过都不是我想要的你明白吗？于是我一直换地方，一直在找。然后我找到了Gibbs。"

"Gibbs探员给人印象非常深刻的人。"，Farley评论道，"我猜出大多数人很难和他共事。不过我想你被他强硬和自信吸引了，Tony。"

"的确。还有那些陆战队的东西——'永远忠诚'，忠诚感。我知道，不管他怎么修理我，他永远不会把我落下。他和我抗争过，我信任他。"

"他跟你父亲一样的那种强壮的、有男子气概的类型。"

"是啊。"，Tony点头。"我把他当成英雄崇拜。我从来没把他当成我爸爸，伙计——他比那好得多。"

"所以当Abby说到你们是一家人时，你的一些东西落实了——你最终找到了你的归属。你甚至为自己定了个角色。是什么来着？烦人的大哥？"

"是的"，Tony嘴笑笑。"如果一切适合..."

"但你的新家人同时也是你的同事——而和家人一起工作为其困难。"，Farley指出。

Tony哼了一声。"你算说对了！我父亲和他兄弟为生意忙了好几年。说到这点，他们唯一的交流还得通过我堂兄Petey。"

"那你不知道和家人一起工作时面对的那些嫉妒和竞争吧。"

Tony嘴笑笑。"呃，我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是争吵。"，他笑容慢慢消失了。"最初几年很好。我爱我的工作，我爱和我一起工作的人，我有一个光明的未来，一切都很好。接着就有点...我越看清自己的处境，就越失去自我。"

Farley皱眉。"你能释下吗，Tony？"

"Kate死了。现在回头看，我觉得那是切变得糟糕的开始。"

"嗯，失去家人总是痛苦的。"

"Gibbs当机了。Ziva来了。她是Ari同父异母的妹妹。他是杀了Kate的人，而Ziva最开始是来保护Ari的。也许我总是那有点恨她。不过你知道，她很辣，所以..."，Tony耸肩，咧嘴笑笑。"还有Jenny——Shepard主管——把她安排到我们组里，但是Gibbs把她当作家人。Gibbs信任她，所以我信任她。Gibbs有个出名的直觉。"

"而且Gibbs不会把你信任的人当作家人，对吗？"，Farley问道。

Tony感到下巴绷紧了。"不"，他平静地说，"Gibbs不会。然后我们失去了Paula、Jenny还有Lee...感觉上我们一直在失去大家。接着我卧底的目标陨落——那把我搞得一团糟——当然我也失去了她。"

"你失去她了吗？还是你就那么让她离开了？"，Farley问道。

Tony盯着她看了会儿。"我选了家庭而不是她"，最终他说道，"我选择了乱七八糟的、我想象出来的假冒家庭，而不是那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真的想要我的女人。不过...想想看，事实是，她想要的是Tony Dinardo，我的卧底身份，而不是我。"

"所以假的家庭是比假的恋情更差的抉择？"

"我这么猜的是的"，Tony阴郁地盯着医生，"不过它现在感觉不再一样了。"

"你一直坚持彻底地扮演那个招人烦的大哥，试图让一切保持原样，即使感觉上一切都变了。"，Farley柔声说道。

"是的，事情是——那个角色没感觉了我一直扮演它，但它变得越来越难。我还能演它——甚至在梦里都能——但我不再感觉了你明白吗？"

"感觉它越来越像你正在扮演的角色，越来越不像你本人。"

"是的 于是我升级了，变本加厉地惹火他们，比平常更像个白痴。"，Tony皱着脸说道，"我哪肯定够看的 怪不得 Gibbs会以为我是个酒鬼 我甚至连工作也没做好——也就是一眨眼的 事儿 然后 有天我意识到一切都离我远去了 所有人都变了； McGee现在是个大男孩儿了——他不再需要我让他坚强起来了。 Gibbs对我们的信任还不足以让我们参加Domino任务；而Ziva更看重她摩萨德的家庭 我见Abby和Ducky的次数甚至都和从前一样 我们只是感觉不再像同一组的了。"

"你是什么时候意识到的？"

Tony做了个深呼吸。"我们以为 Ziva死了——而且我至少得负一部分责任 我杀了她的男朋友——好吧，我只是在做我的工作 他杀了个联邦探员，还袭击我不过 即使如此。"，Tony耸耸肩。"她还是恨我 她把我打了一顿——那次断条胳膊，兄弟，那可真疼。"，他做了个鬼脸，"她用枪指着而且..."

"这不在档案里"，Farley皱着眉头打断他

"我没跟任何人说。"，Tony耸耸肩，"这不重要。"

"它听上去非常重要 你认为她那么做吗？"，Farley温柔地问道。

"她很难过你 看伙计 事是我 怎么有对待家人的经验 我猜——也许这家人会做的事儿？"

"只在家庭虐待里，Tony。"，Farley挖苦地评论道，"而且我认为你没告诉任何人是因为你知道那是怎么回事 从内心深处。"

Tony咬自己的嘴唇。"可能。不管怎么说 那成了她离开的直接原因，然后我们以为她死了 有点儿崩溃了 我们又失去了一个 我不怎么擅长保护家人，伙计 我忘不了她用枪指着时眼里的憎恨。不管我做错了什么，不管我怎么惹火他们 我总会尽全力让他们安全。"

"我在档案里看到过几次英勇事迹——看来只要涉及到你的家庭，你总会保护他们的安全，超过自己的"，Farley扫了几眼档案评论道，"在汽车炸弹事件里救了Todd和McGee，救了落网的车里Gibbs，把Ziva从非洲救回来..."

"永远忠诚。"，Tony低声说道，"以为我不能有他们，伙计。我需要他们。需要他们需要我。"

"那么他们是你脑海里想象出的理想家庭。他们是你的归属。如果他们死了会属于哪？你会变成什么？你会变成谁？"，Farley问道。

Tony艰难地咽下口水。

"车库里发生了什么，Tony？"，Farley突然问道。

~~~

Tony很焦躁。他研究了Collins的一切，做多 少个小时的老式警察工作。即使别的时候他是一团糟，至少他还擅长那。现在他关于那家伙的藏身地有个预感，而Ziva翻了个白眼McGee则指出它跟预感还差得远着呢。

"你不是Gibbs，Tony。为什么我们得听你的直觉『注：此处用了'gut'，所以有下面的双关说法。』。"

"说到Tony的胃口——没觉得你最近吃得多了点儿么，Tony？"，Ziva偷用手指戳着他肚子上的圈。

"嗨！"，Tony抱怨道，推开她。

"我想是甜甜圈吃多了"，Ziva对他眨眨眼。

Tony突然有了种厌倦的似曾相识感。另一天在办公大厅里的另一次争论。每天日复一日，总是如此。

这时候，Gibbs大步走进了房间。

"Tony吃了午饭。"，Ziva对他说道。Gibbs疑惑地皱眉。"哦，我错了——我是说一个'预感'【注：简单而且故意的lunch和hunch。】。Tony有个预感。"，Ziva咧嘴笑，同时若有所思地盯着Tony的肚子。Tony偷偷吸了口气，他不认为自最近胖那么多。

Gibbs沉默地听着的预感。"我们还有别的线索吗？"，Tony说完后他哼了一声。其他人摇摇头。"如果没有线索的话，那么我猜我们得跟进Dinozzo的猜测。"

所以他们这么做了，让Tony恼火的是Ziva占了副驾驶的位置，坐在Gibbs身边。自从他们把她从非洲救回来，她和Gibbs似乎就有了什么秘密。他不知道那是什么。Tony坐在后面，他的晕车随着旅途的进行而越来越重。他旁边，McGee讽刺地评论着什么，Ziva也参加了Gibbs和平常一样一言不发，而Tony想尖啸让他们闭嘴，这很奇怪，因为平常他是说个不停的。

尽管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McGee关于Gibbs的直觉的评论让他很烦。那一直在他脑海里打着转。当他们到了Collins的藏身地点时，他头几乎和胃一样疼。他从车里爬出来，立刻吐在草地上。

Gibbs看着他看起来有点生气，以一种Gibbs特有的方式。他眼里有些东西，一些失望和...厌恶？Tony惊讶地抬头看他。Gibbs不是认为他喝酒了吧？他从未在执勤时喝过酒。

"我们会去检查库，Dinozzo。"，Gibbs严厉地说道，就像他已经认为这是在浪费时间。Tony不怪他最近的工作表现不怎么样——这也许完全就是在浪费时间。

"就像我说的——太多的甜圈。"，Ziva看着他吐在地上的一团糟评论道。

"你该跟我学，Tony。"，McGee沾沾自喜地说道，摸着自己整齐平坦的胃部，"我几个月前就戒了那些垃圾了，感觉好极了。"

Tony本想嘲讽地反驳他，但他感到了另一波恶心并再次吐了出来。当他再抬头时，他们已经走了。

他在车旁坐了一会，然后打开车门在仪表板上的小柜里找到了瓶水。他用它漱了嘴，然后吐出去以清除嘴里的呕吐物味道。接着，喝完了剩下的，他开始感觉好点，并猜想着他的小组在哪。他们离开的时间比他想的要长。他意识到他也跟他们一样不相信自己预感。他已经期待着他们进到仓库里，匆匆看上一眼，然后两手空空地回来。

他看见仓库外有段松垮的木制楼梯，决定去看看。如果他的小组遇到麻烦了，那他们会需要他...而他总会照顾他们。

他爬到了仓库的上层，打开一扇旧木门，安静地溜进去。他能听到高声的谈话——那是好兆头。他趴下来，靠向他所在的木制廊柱台的边缘。

他的呼吸卡在了嗓子里。在下面，他的小组被他们正在追踪的那个神经病混蛋劈了他，举起枪。Gibbs正和那家伙说着话，试图让他冷静下来，但Collins十分不安——而且他挥舞着一把巨大的机枪。Gibbs越过Collins的肩膀看到了Tony。他对他轻轻点头，暗中命令他开火。

Tony举起枪，意识到如果他搞砸了他的整个小组都会死。

~~~

Tony停下来，盯着空气。

"那会有什么感觉，Tony？"，Farley问道，"如果你搞砸了你的整个小组都会死。之前你说你想象了他们的尸体躺在Ducky的解剖台上的画面。那会有什么感觉？"

Tony握紧拳头。



"Tony?"

"轻松了。", Tony柔声说道。他挑衅地看着Farley。"好了，毫无疑问，我这么说了我觉得解脱了，伙计！我感觉一些重担从我身上挪走了。如果他们不在我这儿，也就自由了。我不再用每天上班并且装模作样了。"

他站起来在屋里来回走着

"你问我如果他们不在的话我是谁——事实是我不知道，但至少我能自由地去找那个答案。我太累了，伙计——我受够了他们。我做他们的出气筒做到腻了我。一直以他们知道我只是装个白痴——因为好玩儿，因为引人注意。像你说的，保持距离——所有这些，不过什么时候起他们开始相信那个白痴就是我。当我发现我彻底累了，也生气了。知道么，伙计。从进门那一刻起你就看透我，但我的小组我的家人——他们很以前就不再看我本人了。"

他停下来注视着窗外。"那很痛苦。我精疲力竭，但我仍然掩饰着痛苦，就像它根本无所谓。我知道他们知道我要比我说的重要。我知道他们知道我为大家做的牺牲...但事实是我认为他们不知道。"

他回头看着Farley。"而且我不能说我怪他们。", 他轻声道，"我可能过火了不合时宜了...我也有责任，伙计。我扮演这个角色太长时间了。当我趴在那个仓库里，举起枪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那些他们关于我该死的看法。Ziva认为我是个讨厌的害虫——她不尊重我，从来都不；McGee知道他比我聪明十倍，而且已经等不及要爬到我头上了；还有Gibbs...呃，最好是他认为我搞砸了。切，最坏的是他认为我他妈是个酒鬼。我能想到的都是他们在我这儿有多自由。"

"但你确实是真想让他们死。"

"当然不是！", Tony闷闷不乐地盯着医生，"我不想让他们死——我只是被自己对那个想法的反应吓坏了。那吓了我一跳，所以我犹豫了。我的手抖了，我的汗流到了眼睛里。我被自己的想法吓坏了。没那么想过我对自己感到羞愧。更别提我妈妈的最后还射偏了。"

"也许那是个错误。", Farley说道。Tony扬起了 一边的眉毛。"你知道 如果你 骗了 Collins 会对你开枪 在你 看来 你 刚刚 背叛了的 家人 Tony。也许你觉得该 去死。"

Tony走向椅 旁, 再次 坐来

"可 能 。我 也 不 知 道 。我 那 时 候 乱 七 八 糟 的 根 本 想 不 出 什 么 。我 唯 一 能 想 到 的 就 是 当 我 想 到 他 们 会 再 出 现 在 我 人 生 里 的 那 种 无 法 抗 拒 的 解 脱 。我 不 用 再 保 护 他 们 了 不 用 再 关 心 他 们 了, 也 不 用 再 看 见 他 们 了。", Tony低 着 头: "我 应 该 这 么 想 已 的 家 人 吗, 医 生? "

Farley叹了口气"家人是美好的 ——他们会付出爱, 保护和养 他 们 会 发 掘 我 们 的 潜 力。但 他 们 也 会 从 窒 息, Tony, 他 们 强 加 在 我 们 身 上 的 角 色 会 成 为 束 缚 。我 们 能 很 轻 易 地 超 过 他 们。大 多 数 人 在 还 年 轻 时 就 道 了, 但 你 有 对 不 称 职 的 父 母, 而 且 还 在 好 几 个 寄 宿 校 里 读 过 书。你 根 本 没 机 会 知 道 怎 么 安 全 地 离 开 家, 寻 找 自 己 的 人 生。你 甚 至 不 知 道 那 个 选 择。你 昨 天 提 到 了 俄 狄 斯 神 话 Tony。"

Tony谨 慎 地 抬 起 头

"心 理 学 上, 那 个 神 话 可 以 解 读 为 很 多 层 面——弑 父 娶 母。其 中 一 层 只 是 简 单 的 男 孩 儿 出 于 本 能 在 成 长 中 想 要 有 独 立 人 格 ——区 别 于 他 的 父 亲 遵 从 他 自 己 的 选 择, 走 出 父 亲 的 掌 控, 选 择 他 自 己 的 伴 侣 和 其 他 的 东 西。"

"那 只 是 个 小 的 、震 惊 的 时 刻。我 真 的 没 想 让 他 们 死。", Tony柔 声 道, "我 不 想 让 Gibbs 死。"

"是 的 但 你 的 确 在 挫 折 的 气, 不 是 吗, Tony?你 出 于 对 他 的 忠 诚 而 拒 绝 了 一 次 提 升, 从 那 时 起 你 的 事 业 就 毫 无 进 展 了。你 曾 经 领 导 过 个 小 组, 但 他 不 信 任 你。他 没 把 你 放 在 对 等 的 位 置 上——所 以 你 就 顺 着 他 表 现 了 你 不 能 成 长, Tony, 而 你 感 觉 自 己 被 塞 进 了 一 个 不 再 适 合 你 的 盒 子 里。你 想 出 来, 但 你 不 知 道 该 怎 么 说, 因 为 是 Gibbs, 那 个 你 一 直 当 成 英 雄 来 崇 拜 的 男 人。甚 至 光 是 想 你 会 觉 得 背 叛 了 他。"

Tony觉 得 自 己 好 像 被 分 成 了 两 个。"是 的", 最 后 他 道, 声 音 听 到 连 自 己 都 听 不 清。

"你提到过McGee关于 Gibbs的直觉的评论 让人耐烦了。", Farley提醒道, "为什么?"

Tony放弃了差点从嘴里冲出的否认,他已经走到这步了。"我不再相信 Gibbs的直觉了,伙计。",他平静地说,"上帝啊,光是说出来就有种装模作样的感觉。但我不再相信了他...我认为他犯错了不止一次——一个紧接着更大的一个——一些会致我们死地的错误。"

"也许他错了,我们最终都会明白我们的父亲是永远正确的 Tony。他们只是普通人。也许他们曾经看起来好像有超能力。", Farley微笑着 "但他们没有,他们会犯错,就像其他一样。"

"但...", Tony摇摇头 "如果我不相信 Gibbs, 还有谁是值得相信的?"

"你自己?", Farley提议道。

Tony安静了很久。

"你想谈谈吗?", 最后Farley问道。

Tony叹了口气。"是的,但不确定我 知道自己 现在该做什么。", Farley挑眉。"你说过些成长、离开家的事——勇往直前?", Tony耸肩, "我想现在是什么时候让大哥离开家了你说呢?"

Farley微笑着 "我想那是过去时, Tony。"

Tony站起来,同时感到惴惴不安和不可思议的心满意足。他朝精神医生伸出没事的那只手。

"那么多,谢谢了, Simon。",他微笑了。

Farley握住他的手, 坚定地握紧 "不客气, Dinozzo探员。"

~~~

当他第二天走进办公室时，Tony惊讶于自己竟然没觉得紧张。他停在Gibbs的桌子前，"嘿，你会说话吗，这儿？单独的？"，他礼貌地询问。

Gibbs仔细地看了他一眼后简洁地点了头。Tony一言不发地带头走向会议室。他关上他们身后的门，正对着Gibbs在桌子旁坐下。

"你怎么样了，Tony？肩膀还好吗？"，Gibbs问道。

"还行。目标达成。"，Tony在他的夹克里摸索着，拿出了个信封。他把它推向桌子另一边。"在打开它之前我得说句抱歉。噢——和信封里的东西没关系。我很抱歉，我跟你说谎了。还有我知道你是怎么看道歉的，但这很重要。"

Gibbs对他皱眉头。"你跟我说谎了？"

"是的，仓库里我没喝酒。准确的说，我从来没在执勤时喝过酒。每次我表现的像个白痴时都是完全清醒的"，Tony做了个鬼脸，"我不怪你做那个错误的结论，这儿。"

Gibbs没碰那个信封。他在椅子上好奇地盯着Tony。

"哦，我说这不是为了摆脱困境。"，Tony急忙道歉，"我不否认我是个酒鬼。当然了我喜欢喝点，有时候我喝的有点多，就像我从医院回来后你来看我那个晚上。但你也喜欢喝点儿酒，这儿你喜欢你的波旁酒，别跟我说你没喝到大脑空白地躺在我的船下面过我们的工作。这挺常见，不是吗？"

Gibbs哼了一声表示承认。"但如果你没喝酒...？"

"我知道，那个新香水对吧？"，Tony大笑着 "我能说什么？那是 Calvin Klein的新品，我对那些设计师的品牌很执着头。" "

Gibbs瞪着他 "那是我 想问的 " "

"我知道。你想问我在仓库里为什么在开枪前犹豫了我会 回答的头，但如果 你怀疑我是喝酒了，就去查查我的医疗记录。被打中的那天我的 血液检测里没有酒精。" "

Gibbs点头 "好吧。我 相信 你 "，他伸手去拿桌上的信封，但Tony伸手阻止了他

"还不行 等我结束的 "。Gibbs诧异地盯着他 "首先我得 让你 明白为什么。" "

"好吧。"，Gibbs的眼 里有什么 一闪而逝。Tony猜想着是 否知道 这个 对话的 走向 。

"你在 Domino任务里没相信 我是个 错误，头。"，Gibbs张开嘴想说 什么，但Tony打断他 " 感觉上 去年一直都是 不 信任，Gibbs：特务、间谍、谎言 ——信任，不 信任——尽管我以为你 知道你总是能 信任我头。" "

"我知道，Tony。我 一直都信任你 " "

"那么 在 Domino任务之后它肯定见鬼地是那 样了。" "

"那时候我自己 做了决定，以那是 最好的 "，Gibbs遗憾 不耐烦地摇着头。

"好吧，嗯 我 知道 做领导 者不容易。"，Tony继续道，"去跟 Renny的惨败已经 让我 明白了 我 知道 你没办法让所有人都 高兴 我 知道 你时 候会犯错 我不 怪你那是这 么做的原因 我 需要你知 道，头。" "

"好吧。", Gibbs缓缓点头。他坐在椅子上。"很久没见过这样了, Tony——很早之前就没了。"

"我知道——那是我的错。我忘了是谁, Gibbs, 而你也忘了我。也蠢到没去提醒你。"

"你现在想来晚了, Tony。"

"不。我现在在解释, Gibbs。你看我们。我们去非洲时我为 Ziva已经死了。我为最好的情况也只是我们把她的尸体带回来。然后我们找到了她, 她还活着。对此我该死的高兴和放松, 因为我记得我为她的离开负责。感谢她的死至少有我一部分责任。"

"她回摩萨德不是的错, Tony。我跟你说过。她给我个最后通牒..."

"我或者她。哈——我记得", Tony做了个鬼脸, "所以我们去非洲了, 然后我们把她接回了家。那是应该的。我一直很高兴我们这么做了。"

"但是?", Gibbs挑眉。

"但那时你犯了另一个错误, 对吧?"

Gibbs的眼中闪出一串火花。"是吗, Dinozzo?"

"是的——就是这样。她跟我们撒谎了。她背叛了我们。我可以原谅那个。我知道你也能。毕竟她是家人。但你让她回到了组里。"

"我们需要她, Tony, 还有像你说的她是家人。"

"是啊——起初是你让她加入这个家庭的。我一直相信你那上面的直觉。本来一直相信你的直觉, 对吧?"

"现在是？"，Gibbs扬起一边的眉毛。

"是的，她不会再相信了。"

Gibbs哼了一声。"想告诉我哪儿搞砸了么，Dinozzo？"

"最开始你相信她是因为她为你杀了她同父异母的哥哥。没错——她要了你。然后你发现那个谎言——她被命杀了他来得到你的信任。"

"她跟我解释过。"，Gibbs厉声说道，"我信任她。"

"那天的事儿"，Tony耸肩，"但出殓的时候我也在冒生命危险，头儿。McGee也是在她忘了她该相信谁之后，我不确定下次我还想和她呆在一起。第一次感觉很痛苦——以后就是致命了。"

"不会再发生了。"，Gibbs坚定地对他说道。

"大概。我不介意你用你自己的命打赌，但我可不想你把我的也放上去。当然，欢迎浪子回头——那没关系——但你该请她和我在长桌子旁享用周日的午餐。我们是从事危险工作的联邦探员，我们能接触别的国家想弄到手的敏感信息。帮助她，照顾她——没问题——但别因为把她召回来而危及我们其他的安全，还有国家的。"

"她对小组和这个该死的国家没有危险！"，Gibbs厉声说道。

"你的直觉说的？"

Gibbs瞪着她

"你在我公寓的那晚上，你告诉我不会回到组里，除非我清醒了你。说我对自己和别人是个威胁——如果我真的在执勤时喝酒了你就是对。这我开始思考了——为什么我比她要危险？为什么我对小组是危险的而她不是？我像她一样背叛过小组吗？我没有一次又一次地跟你证明过我的忠诚吗？"

"这算什么？你嫉妒了，Dinozzo？"

"更是兄妹争宠。"，Tony咧嘴笑笑"老爸不该他的最爱。头儿，不过我一直知道你开始是Abby现在是Ziva。我知道你迷恋这些女儿一样的角色——尤其是遇上麻烦的那些。所以首先她回组了，即使她还对你瞒着Domino任务里的一些事。然后你批准她成为探员的申请，看上去你原谅她的速度够他妈的快的——那像头儿。"

"我外组，Dinozzo。我的决定。"，Gibbs防护性地双臂交叉在胸前。

"我猜她跟你说的什么激起了你对她的保护欲。也许她跟继承了老爸的牌——不想这么说，头儿，但那方面你真的很会猜。我明白为什么——我对你的损失感到很抱歉——但Ziva不是Kelly。而你让她要做事实甚至让我认不出是谁了。"

"那是Ziva的事儿？"，Gibbs朝桌上的信封点头示意道。

"不"，Tony再次咧嘴笑笑"奇怪吧，那是我以为是，因为它一直在困扰我，但这和Ziva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是我的问题。你知道你从墨菲回来后Jenny曾经让我带自己的队吗，Gibbs？"

Gibbs看起来完全惊讶了。"不，Tony。我不知道。"

"我猜我也不知道。我拒绝了我担心你，担心整个小组，还有，老实说，我不想离开你们。你看，在我看来你们是我的家人。现在我意识到自己太天真了你们不是我的家人。Gibbs——你们是我的同事。"

"Tony..."

Tony举起手在 Gibbs有机会说什么前阻止了他。"感恩节是好例子我们从没打算一起过。我们从没一起过感恩节。今年会在一起是因为我们在个案子上花了太多时间以至于其他计划都泡汤了那是家庭。Gibbs——那被外力强行凑到了一起。"

"Tony, 当像我们一样出生入死地工作时那些靠近那些跟我一起战斗过的陆战队员就像我的兄弟。", Gibbs坚定地对他说,"某种程度上, 我们是一家人。"

"而且我已经试图得到老爸的爱和称赞太久了。", Tony对他柔声道,"这正常, Gibbs, 这必须得停下来我必须让它停下来。"

Gibbs盯着他看了很长时间, 然后, 最终, 吝啬的尊重出现在他眼里他点头。

"现在你可以打开信封了。", Tony把它完全推给他 Gibbs撕开它取出里面的信。他静静读完它, 然后抬起头。

"Vance让你自己带队了?", 他问道。

"没。", Tony摇头 "如果这儿真发生了那地狱就该下雪了『注: 和太阳从西边出来一个意思。』不——我要永远离开NCIS。"

Gibbs的下巴绷紧了。"你要重新做警察了?"

"不我没有别的计划。"

"小组需要你 Tony。"

"我知道。", Tony点头 "不久之前你说的话还能让我留下来。但想想事实 Gibbs——我受够了为小组作牺牲了。"

Gibbs站起来 "我需要你 Tony。"

Tony犹豫了。"如果你对我像个高级外勤探员的话..."，他开口说道。

"如果你表现得像个高级外勤探员的话..."，Gibbs打断他

Tony咧嘴笑笑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Gibbs？我是在埋怨——我想我们都搞砸了。"

"你什么时候开始不对的，Tony？"，Gibbs看上去真的很好奇答案。

"不太清楚。自从Kate死后，你从墨西哥回来的时候？或者是最开始你离开的时候。'你会做'可不是个干脆的订约。"

Gibbs哼了一声。"我说什么才能留下你？"

"说老实话？不。"，Tony摇摇头 "这是为了引起你的注意，Gibbs，尽管我看得出为什么，从我的历史来看，你会这么认为"，他露出了一个自嘲的微笑

Gibbs伸手摩挲着下巴。"我会想你的，Tony。小组缺了你就不一样了。"

"是啊。"，Tony叹了口气，"我猜我是唯一喜欢创造代替家人的，嗯，Jethro？"

Gibbs走到Tony身边伸出手。"祝你好运，Tony。"，他温柔地说道。

Tony咽下他喉咙里的哽咽，推开了那只手取而代之的他用完好手抱住了Gibbs。"我不会回来。"，他在Gibbs耳边低语道。

"我知道。", Gibbs用紧绷、压抑的语气回答道。他抱了回来,蓝色的眼睛毫不动摇。"但你做得对。保重了, Anthony。"

~~~

当门口响起敲门声时他才到家。半个小时后他打开门,立刻被像暴风一样冲进来的Ziva挤到了一边。

"你不能走。",她专横地对他说。

"当然可以。",他关门,转身发现她就站在他面前。他后退了一步,保护性地把手放在受伤的肩膀上。

"你害怕我?",她看来很惊讶。

"上次我的手会绑上绷带也是被你弄得。最后我躺在地,被你开枪指着。",他嘲讽地说道, "怕你不警惕你的是。"

"我为那个道过谦了!",她大声抗议道,"那你离开的原因吗, Tony 都是因为我?"

他大声笑起来。"不是所有事都围着你转, Ziva, 即使现在看上去有点关系。不是我因为而走。"

"我不希望你离开我不能让你走。",她走上前把他的头困在自己双臂中间。"别离开我们, Tony。求你。",她靠过来轻吻在他的嘴唇上。他毫无反映地僵直着站在原地。她退了回去。

"你看事情是我不知道你究竟什么意思。",他对她柔声道, "因为你已经要过Gibbs了 Ziva。"

"我怎么'要'Gibbs了？"，她困惑地问道。

"具体我也不清楚，但我非常肯定你触动了老爸神经了。也许在拒绝了你的亲生父亲后，你告诉他是最像父亲的人。"

"那是事实。"，她震惊地低声说道。

"可能。"，Tony耸肩，"问题是不再相信Gibbs的直觉了。我得靠自己的一一现在更多地变成自卫本能了。这么讲吧，我不像以前那么信任别人。谎言、栽赃、背叛——它们都有可能发生。『注：可能不准，请见文。』"

她用一手遮住了眼睛。她的手指在拿开后变湿了。"我犯了错，Tony，我已经付出代价了，相信我。"

"我很想。但是你看我。"她有个小声音在说我是Tony Dinozzo，所有人都知道我不擅长思考。如果想要接近我，最好是用性——或者至少是个和有关的承诺。漂亮女孩们对我投怀送抱，吻我——呃，我是这么要自玩的。"

"我没耍你，Tony。我...我对你有感觉。"，她对他说道。

"我也对你有感觉。"，他回答道，"一团糟，就像我对整个小组的感觉。也许我是个傻子，但我的自卫本能一直都管用。我绝对不可能和你搅到一起，Ziva。过去、现在、将来都不可能。那永远不会发生。"

她看上去像被打了一巴掌。

"对不起。"，他俯身吻了她的脸颊。她站在那儿像之前那样僵直着毫无反应。然后她回过神来，朝门口走去。

"再见了，Tony。"，她在开门时平静地说道。

"再见了，Ziva。"，他在关门时平静地说道。

~~~

"所以你真的做不完这个？"，Jeff在他把一个皮扔在床上并打开后问道。

"是的 Jeff, 我真的要做完这个。"，Tony打开衣柜打量着他的一大堆衣服，"该死的 要选带哪个困难的 "

"都带上。"

"车里没那么多地方！"

Jeff躺在床上看着他收拾。"你还没告诉我们要去哪儿是个很热的地方吗？嗯...看你收拾的东西不好说。"，他看着箱子说道。

Tony朝箱子里扔了几件运动衫。

"休闲的比正的多。"，Jeff观察着 "你的行李是干嘛的不等会儿 先别告诉我！我想猜这挺有意思的 "，他像个孩子一样吃着笑着 "我们又要逃亡了。回忆旧日时光吗，Tony？"

"我们不是又要逃亡，Jeff。"，Tony翻了个白眼

门口又传来一阵敲门声。Jeff叹了口气。"我得躲到浴室去。"

"如果你想的话...不过不需要了不再需要了。"，Tony对他说道。

门外站的是 McGee。

"嗨进来吧，Tim。希望你介意我在说谢谢时继续收拾？明天得早走得早点收拾好。"

Tony回到卧室。Jeff不见了——也许这样最好。

"那你真要走了？"，McGee问道，跟着Tony进了卧室。"你真要走了？"，当看到床上的箱子时惊讶地睁大了眼睛，"我以为是 什么Tony式的恶作剧。告诉我这是 Tony式的恶作剧，Tony！"

"这是 什么Tony式的恶作剧。"，Tony咧嘴笑笑 "我真要走了。不管怎么说以后几周我会请病假，用我积累的那些假期，就是说我不再用再工作。"

"但是为什么？"，McGee看起来非常不安，"那被打 中有关系吗？"

"有点儿吧。"，Tony点头 "不过其实关系不大。"

"你又开始玩烦人的神秘感了，Tony。"

Tony又朝箱子里扔了些衣服，然后打开衣柜里的一个抽屉。"个人隐私。"，他说道。

"拜托了 Tony。别这样。"，McGee请求道。Tony若有所思地盯着他。

"你在哪儿 Tim？"，他平静地问道，"我因为枪伤一周都没上班而你甚至一次没来过。"

McGee看上去吓了一跳。"我们一起去过非洲，Tony。一路上我一直都在你 身边我一直都在你 身后。别跟我说你要走是因为这周没人来看你！"

"不是我要走的原因。", Tony回答道, "老实说——我没那小气, Tim。我只是...我想是有点儿失望吧。你过来看我一眼, 跟我一起出去喝几杯酒会死吗?"

"Gibbs暗示还在处理些事儿——一些沉重的事儿", McGee低声说道。

"那更需要你过来了。", Tony指出来

"我以为你想要点时间。"

"你可以打电话来问我。"

他们互相对视了一会儿。

"你为什么要这样, Tony? 这根本不像你", McGee说道。

"你错了。现在我比你以前更像我自己。"

他看到McGee眼里的疑惑和不安, 叹了口气。他走到他身边, 用没事的手搭在McGee肩上, 直视着他的眼睛。

"我很抱歉, Tim。", 他真诚地说。

"为什么? 你现在快把我吓死了!", McGee抗议道, 把他手从肩上抖下去, "这是什么恶作剧, 对吧? 我就知道!"

"不", Tony摇头, "听着我以前提个醒。这几年我把你整得半死——老实说我很奇怪你竟然没找我。"

"我是挺想的"，McGee回了一句。Tony咧嘴笑笑，拍拍他的脸。

"你太拘谨了我。跟你说过我为啥要离开巴蒂尔警局吗？"

"咋不...我想没有"，McGee困惑地说。

"我被指派了一个菜鸟。他很菜，但他啥啥什么都懂——你知道，孩子们都这样。我喜欢他。我把他当成朋友，让他有自己的想法，然后他被人轰掉了脑袋。因为没及好教过他，没人教训过他，让他知道他是哪种错我能犯两次。"

"你想跟我说什么，Tony？"

"有时候我会判断错误。我的恶作剧和贬低会玩过头。你很久以前就不是个菜鸟了，但我没放逐你，因为那太意思了你。妈的是好探员，但你该时不时注意下，别变成个自大的混蛋。"

McGee沉默地盯着他，Tony转身继续打包。

"你要去哪儿打算干什么工作？要干什么？"，最后McGee问道。

"我的一个朋友，Ryan，开了家小广播电台，在...嗯，在哪儿不重要。我昨天给他打了电话，他给我提供了个体育评论员的工作"，Tony笑着直起身子。"呃，他觉得我懂体育，而且我见鬼地知道该说什么。工资不高，不过够开始了我还有点我妈死后留给我的钱。我的确品位有点高..."，他拿起他最喜欢的鞋，在划开箱子之前小心地捧着它，"不过我用她的钱的时候总是很精明的。尽管大家不这么想。"

"体育评论员？"，McGee象条鱼一样张合着嘴。

"是的我 还加入了个 当地大学的电影方向研究 生专业。", Tony对他笑

"你想要 Tony Dinardo吗?", McGee怀疑地问道, "那是的 卧底 身份吗?电 影教授?"

"是 原来提不 过我是在 试图 做Tony Dinardo。这是这 么久以来我真的第一次试着做 Tony Dinozzo。"

"认真的?"

"认真的 听着 Tim,我 不 知 道 将 来 怎 样 我 不 知 道 我最后会会 留在电台里, 还是真的 当个教授,或是回 去 做 个警察,还是什么别 的 ", Tony耸肩, "这挺让人 兴奋的,这个 新的开始。白纸一张。"

"同样的魂 不 同的天 空。", McGee引用道。Tony挑起一边的眉毛。"一句谚语——江山 易改,本 性难移, Tony。『注:请原谅某废柴 不会 翻译谚语 我 餐具地意 译了, 原文 是'you can run away all you like, but you'll still be you', 如果 觉得不 对请务必指教。』"

"不 是 逃 避, Timmy。这次不 是。 只是向前走了。"

"你认为能 吗?你认为你会 想我们吗?你认为你会 想念当外勤探员的 兴奋和上升的肾上腺素 吗?你认为你会 想Gibbs吗?", McGee魔 幻 地问道。

"我想我会 想念所有的一切, 还有你们所有人。", Tony肯定地 说, "但我没理 由留下 现在 虽然我很高 兴你来了, Tim, 但我需要 你 离开。"

他领着McGee走向前门。到那之后他们停住了接着 McGee一手 环住他的 脖子 笨拙 地拥抱了他 Tony也笨拙 地拍了拍他的 肩膀, 然后放 开他

"别用定位我手 机里的 GPS芯片来找我 ", Tony命 道。

"我会"， McGee咧嘴笑笑

"也别遛我的信用卡。"， Tony眯着眼说道。

"我用童子军的荣誉发誓。"， McGee举起右手行了个男童子军礼。

"真不敢相信你会当过童子军。"， Tony低声说道，"第一次见到连毒常春藤都不认识的男童子军。"

McGee笑笑 "别太烦Ryan， Tony。"

"我尽量"， Tony对他咧嘴笑笑。 "哦...这儿， 拿着它。"， 他从未克口袋里掏出个信封， "帮我把它给Abby。"

"她拒绝相信你要走了。"， McGee对他说道， "她把自己关在实验室里， 说除非我们让你回来， 不然她不会出来。"

"猜得到。"， Tony点头 "所以我给她写了这封信——从门缝里塞进去。读完了她就会出来了。"

"我的那么...再见了， Tony。"

Tony微笑着 "再见了， 菜鸟。"

~~~

Tony回到实验室继续收拾。

"他走了？"，Jeff在门边探着头。

"走了。"

"我不喜欢他"，Jeff进到屋里坐在角落的椅子上，看上去闷闷不乐。

"你只是嫉妒。"

"不记得他根本没给过我电话也没来看过我？"，Jeff阴沉地说，"我一直和他在一起 Tony。"

"我知道，兄弟。不过要是我他想要的那么亲近我也不需要你，是吗？"

"你们为什么不亲近？"，Jeff好奇地问道，"因为巴蒂尔的那个孩子？"

"不是我猜这个菜鸟只是觉得太烦了我们没什么共同点我也没觉得他真的重视我在组里的价值而且我把他整的够惨的所以我猜我真的该怪他"

"他看起来"

"他知道自比 我聪明。"

"你熟知街头巷尾，Tony——就像这跟书本上的知识一样重要。"

"嗯，现在在那，可能McGee会明白了"，Tony嘴笨"因为我毁了我智慧的小火花几天才的洞察力他们得多花不少时间解决那些案子"

"他们还会想念你的自大。", Jeff哼了一声, "还有你的吵闹。"

Tony大声笑起来——然后突然严肃起来。"嗯,我希望他们会想我",他轻声道。

"他们会吗?", Jeff从椅子上站起来,再次窥视着箱子。"你是说了我们要明天早上走吗, Tony?"

Tony打开衣柜里的一个抽屉,叹了口气。他猜现在是时候了,在所有的告别中,他最怕的是这个。

"Jeff,你会跟我走。", Tony温柔地说。

"什么?但...但我们是兄弟啊!", Jeff抗议道, "没人像你这么对我, Tony。以前没人对我这么好过。"

"我知道, Jeff。也没人像你这么喜欢我", Tony回答道, "这就是为什么我留下来在我身边。嗯,就那样,还有事实就是再没别人需要你。"

"这么说太伤人了吧!", Jeff抗议道。

"不,这是事实。", Tony拿出抽屉里的骨灰盒。"你的火化都过好几个月也没人来领它, Jeff。",他用手指摩挲着骨灰盒上的铭文: "Jeffrey White"。

"真够多愁善感的 Tony。", Jeff责备道, "你总能让我惊讶。"

"呃,就像那次我对Gibbs说过的,我真的很喜欢你, Jeff。"

"我也真的很喜欢你, Tony。即使你杀了我。"

"嘿,你当时要切开我的喉咙。", Tony吃地笑出声, "一路上你还杀了其他事实,你不是好人, Jeff。"

"那你干嘛还把我带回家,一直把我放在身边?", Jeff越过Tony的肩膀看着骨灰盒。

"不清楚。我是因为寂寞吧。关于小时候有没有想象的朋友那件事我对Farley医生撒谎了;我好几打这个习惯不好戒。",他回头对Jeff咧嘴笑笑 "我想要跟人交流, Jeff, 跟工作时的交流不一样的你不觉得我烦人, 或者是以失望——看上去你喜欢的就是我本人。"

"你问过自己为什么你在卧底的时候比平常更容易和亲近吗, Tony?", Jeff好奇地问道, "我是说,先是我 然后是Jeanne。"

"因为对我来说那是假的 Jeff。", Tony厌倦地说, "我和你还有Jeanne在一起的时候比平常更像我自己。工作时我在扮演一个角色,但卧底时不管怎么说我能做我自己。"

"你真是糟透了 Tony。我喜欢这点!", Jeff爆发出一阵咯咯的笑声, Tony瞪着他 Jeff板起脸。"我就知道你不该去那个精神病院。我就知道会出这种事。我跟你说过, Tony!"

"嗯,你跟我说过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得去,必须去, Jeff。"

"你现在要把我怎么办?", Jeff问道,指着Tony手里的骨灰盒, "别把我个人留在这里, Tony!"

"我会这么做的 Jeff。我 把你撒到哪个好地方怎么样?", Tony建议道。

"比如说?"

"一个湖或是河?"

"你知道 我怕水，Tony。"，Jeff责备地说。

"哦，对了。真抱歉 我忘了。"，Tony做了个鬼脸，"好吧——那选个能让你 自由飞翔的地方比如说山上？"

"我爸爸 以前经常带我去山上露营，把我呛 半死，Tony。"，Jeff对他提醒道。

"哦。抱歉 了——我把这事 也忘了好吧...我知道 哪儿了。"

"哪儿？"，Jeff急切地问道。

"你会知道的"，Tony让人 生气地微笑着，"路有点 远，不是 值得的。"

"一次公路旅行？"，Jeff看起来 非常 兴奋，"我们要重新做逃亡的罪犯了？"

"是的 Jeff。"，Tony叹了口气，"我们要重新做逃亡的罪犯了——最后一次，嗯？不过这次没手铐了，因为那玩意让人 不舒服。"

~~~

第二天Tony天刚亮就出发。他在 昨晚就收拾好了车，里面 装的也 放着不少这次旅行要用的东西的旅行包——还有Jeff的骨灰。

他锁上公寓门 也不回地离开了在 当地找到住的地方前 他会 跟Ryan挤几个星期。然后他会回来带走 他的东西。

这是他解下绷带的第一天。但他的胳膊感觉好多了，能很轻松地开车。他和 Jeff 在乡间小路上行驶着，两个人跟着广播唱着歌。Tony 似乎感觉到整个世界的重量都从他的肩上卸下了。他自由了！他摆脱了所有的谎言、欺骗和阴谋；摆脱了责任和期望；摆脱了很以前就不再适合他的角色。快乐地迎接新的未来比留在令人窒息的、一成不变的现在要好得多。

这次的路程比上次要好得多——也许是因为这次是他开车。他停在仓库外面，从车窗向外看去。

"就这个？"，Jeff 怀疑地问道。

"是的，就是这儿，Jeff。你会喜欢这里的安静，还放着些锋利的农具；镰刀和干草叉——之类的东西。"，Tony 对他咧嘴笑笑。

"我又用了它们，Tony。"，Jeff 指出来。"我已经死了。"

"我知道。我就在那儿"，Tony 对他眨眨眼，走出了车。他拿起了包里放的骨灰盒。"来吗？"，他朝仓库点着头道。

Jeff 沮丧地叹了口气，跟着进了仓库。里面看起来已经不一样了：更亮了，不那么吓人了——尽管坏蛋、机枪和被绑架的人质那些场面大概可以说明它。

Tony 爬到上面那层，走到他被打中的地方。他蹲下，捡起一把锯条——还有些他的血溅在上面。

"为什么选这儿？"，Jeff 问道，四处打量着。

"一部分的在这儿死了，Jeff。感觉是个撒骨灰的好地方。"

"你会想我吗？"，Jeff 问道。

"当然了。", Tony咧嘴笑 "我最好的朋友, Jeff, 即使你是个彻头彻尾的神经病。但现在我得向前走了, 找些新朋友——真正的朋友——也许甚至给我找个家——一个真正的家。一切都有可能。"

"再见了, Tony。", Jeff对他露出了悲伤的微笑

"再见了, Jeffrey。"

Tony站起来打开骨灰盒。他低头看着面的仓库, 看到了Gibbs、McGee还有Ziva坐在那双手被绑在身后时闻定格。然后他看见了自己, 拿着枪, 犹豫着

现在不再犹豫了他举起手把骨灰撒在空中。骨灰飞舞着, 缓缓落在面的仓库里, 掩埋了旧日的幽灵。当灰色的雾消失后, Jeff不在。

Tony把骨灰盒放在染血的锯床旁, 转身离开仓库——独自一人。他开车门, 回头最后一次看着仓库。

"再见了, Dinozzo探员。", 他柔声说道。

他开着车, 绝尘远去。

END